

リセット

RESET

重生

北村薰

「时间与人」三部曲

③/③

蔡佩青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间与人」三部曲

③/③

RESET

リセツト

重生

北村薰 著

蔡佩青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生/ (日) 北村薰著; 蔡佩青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21-4937-7

I. ①重… II. ①北…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4741 号

RESET by Kaoru Kitamura

Copyright © 2003 Kaoru Kitamu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Shinwon Agency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Beijin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0-249号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台湾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3-388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丁威静

重生

[日]北村薰 著

蔡佩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30,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37-7/I · 3869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 · · 第一部分
part one

...第一章

1 星星的流动

星星。我最初的记忆是，流星。

我曾在夕阳余晖下点过香。将香靠近蜡烛，等它成为小小的火焰。然后甩一甩，将火熄灭。火一灭，熏香随之升起。变成橙色点状的那端，随着手的动作，在灰暗中，轻轻地，轻轻地，流动。

啊，就是这个……我想。我想我看过这种光的移动。

还记得，我对着坐在一旁坐垫上的父亲说：

“——嘿，星星就是这样流动的吧。”

寻求父亲的赞同。因为这是我和父亲的共同记忆。被毛毯包裹着的我，被父亲的大手抱着，盯着好几道划过天空的线。

“好了好了，赶快拜拜。”

父亲说。

那是因为一直拿着香很不礼貌。父亲从佛堂回到矮桌前，对着母亲自豪地说：“那件事，真澄记得很清楚哦。”

那是我五岁还是六岁时的事。那个时候对我而言，已经可以算是一种回忆。听着两人的对话，我才知道，母亲当时并不想让我看流星。

——还这么小。难道要半夜摇醒她吗？她很爱睡的。更何况，她根本还分不清左右。什么也不会记得啦。

——可是，你不是说“三岁小孩记忆到百岁”吗？

——那个啊，意思不大一样吧。你那么做，万一感冒了，怎么得了？

——这小孩很聪明，一定会记得的。如果是四五年出现一次的事，我也不勉强。听说三十几年才一次耶。

——三十几年的话，没问题啊，这孩子，还能看到的。

——话是没错，可是我呢？

——哎呀，说什么不吉利的话。

——我可是认真的。如果说人生五十年，那不是很危险了吗？我，想和你还有小真一起看。

如果把当时的情况用广播剧的方式重演，大约像是这样的对话吧。结果，听说母亲也陪着一道起床，还做了消夜。生起室内炉灶的火，在乌龙面里加入各种食材炖煮了一番。当时，燃料和食物还很充裕。放了香菇和鸡肉，高汤味十足的汤汁中升起雾气——光是想，似乎就能感受到美味的香气飘散过来。

父亲说：

“因为天空布满了云，真担心看不见呢。”

是为了不要我忘记吧，据说隔天起，父亲就一直讲看流星雨的事给我听。

——这么一来，到底是不是真的记忆，也令人怀疑。该不会是之后捏

造的吧。就像《格林童话》中的场景化成“画”浮现脑海般，而我“看见”耳朵听到的情景。

拉着金丝线尾的流星残影，实在太过鲜明。我想那的确是我的记忆。不过，我好似记得在看到星星之前有一场暴风雨——那是由于父亲的一席话。

一个家，似乎被巨人之掌把玩般的摇荡，纱窗不停作响。寂寥的烛光只照亮屋子正中央。在充满恐怖的时刻过去后，寂静来临，开着的窗户外，流过数颗星星。

“在那之前有台风哦。非常大的暴风雨。”

父亲在“六甲牙膏公司”上班。总公司位于神户，分公司则在横滨。在横滨分公司附近一处叫做保土谷的地方，租了大房子。话虽如此，说不定因为我住在那里时还是小孩，所以无论什么看起来都很大，如此而已吧。

父亲似乎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往来东京与横滨。暴风雨来临时，也外出到虎之门一带——说不定其实去了更多地方，但在小孩的心里，对这好似位于遥远南方的“虎之门”地名印象特别深。

“好大的风雨呢，脚不用力踩的话可是会被吹走的。路上全是水。愈到大马路风愈强。眼前一面摇摇晃晃的白雾，摇摇晃晃地向我袭来。无法呼吸，只好把嘴张开，结果雨水都灌进嘴里了。像在真空中似的愈来愈痛苦。雾中立着一座木头骨架刚组好的新楼房。

“回程也很辛苦。完全拦不到车。新桥的月台简直像一条船。像暴风雨中的甲板，上不去。虽然火车没开，但听说电车横须贺线是通的，于是就在楼梯下等。

“电车也是停停走走，好不容易才到保土谷。整条街乌漆墨黑，所见之处满是泥水。走出十字路口，来了一辆车。想跟司机商量看看，却发现车子拉着一条电线。差点还绊到我的膝盖，真是危险。车子竟然拉着一

块招牌呢。实在没办法。”

父亲陈述着自己遭遇暴风雨的经验。

“天空不断发出呢喃。因停电而一片漆黑，但四周的水波发出淡淡光影，像德国电影里出现的画面。还有其他快掉下来的招牌和金属物在头顶上吧嗒吧嗒地晃着。万一钉子松脱，飞过来砸到头就完蛋了。后来东京的报纸写说风速达三十几米，但这边听说有四十七米。到家门时，真的有种‘总算得救了’的感觉。靠着烛光，洗脚，洗头，换衣服，才终于清爽舒适。”

父亲在此停顿，笑了笑：

“你妈妈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气死我了。”

母亲狐疑地眨着大眼睛。双亲的对话便从这里接续下去。父亲隔天也去了东京。据说从六乡的桥边看到河边高尔夫球场整个浸泡在水里。看似年轻的工匠，一边望着这场景，边说：“资产阶级，活该。”

我听不懂这个词，便问：

“什么是‘资产阶级’？”

“啊啊，就是有钱人的意思。”

“没钱的话，会很麻烦吗？”

“嗯——像你这般年纪的小孩，已经有人在卖东西了。”

我觉得自己还没办法做这种事。

“我们家，有钱吗？”

父亲笑笑，说：

“不算穷啦。”

听了这话，放心了。但另一方面，却有股不平静的情绪。

那是当听到这一带有钱人家大小姐中比较特别的人，比如弥生原家的优子，偶尔会说出如此讽刺的话时，所产生的情绪。

——某侯爵家的少爷说过哦。大家都说哪天发生革命，我们都会被

绞刑。我比较喜欢被砍头。

并不是因为砍头很可怕。不,当然,那是很可怕的,只不过若提到有关“死亡”,其实对我们而言,根本没有想要活到二十岁的想法。不如说,从生到死,不过是从这个座位移到隔壁座位般的简单。不这么想的话,会被空虚感所侵袭,甚至无法活在当下这一瞬间。

并非如此,人和人的对立本身——不是运动比赛,而是说人类真的可能对立——对这种事感到恐惧。害怕所谓憎恨的情绪。

父亲似乎看穿我心中的疑云,立刻接着说:

“后来天候还是很不稳定,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一直坐立难安呢。那个啊——”

我趁机接话:

“狮子座流星雨。”

2

我在保土谷待到小学三年级。之后因为父亲工作之故,才搬来神户的芦屋。

难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东京举行,觉得好可惜。但后来听说要延至万国博览会之后——最后,终于决定两者都中止,无论如何都看不到了。

话虽如此,现在想想,奥运会的话题就像一场梦。

我挥别稚幼时期的回忆,往西而去。先行搬到芦屋的父亲也在几天前,为了处理一些后续事宜,顺便来接我。东海道线的电车之旅叫人感到疲惫,但很稀奇很有趣。

途中发生了令我难忘的体验。本来理应首推看到灵峰富士山,然而发生了更胜于此事。

我不断望着窗外无休无止绵延的风景，一点也不觉得腻。从前弥次喜多^①花了很长的时间游旅五十三次^②，而我只是坐着就能去，这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啊。

然而中途，窗外风光的前景里出现了僵直不动的人影，仿佛将铅制的军队刺入大地般屹立不摇。是巡查叔叔们。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问，母亲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应该是天皇陛下下来了。”

我立刻感受到电车中扬起一股紧张气氛。

电车正要驶入一望无际的水田。天空好似用大刷子涂过般，均匀的青蓝，没有一片云。只远远见到照顾秧苗的身影。海洋般宽广延展的水面，因微风而闪亮。眼前田埂中，不断出现如机器打版制作出来似的，穿着制式帽服的人影，尔后又往后飞去。

车掌一脸严肃，从后面进来，把窗户的百叶窗一一放下。把身体插入我们面对面的座位中间，将手伸向窗户。百叶窗掉下来，碰撞窗沟瞬间的声响，像木响板打在一起那般高亢。

车里的人一一起身离座。男人们摘下帽子，父亲当然也是。忽然，我觉得车内天花板中央那一列灯泡，好像将白色礼帽倒着挂似的。这种时候还想这种事，真的很奇怪。

胸口一紧，有股莫名之物即将呼啸而至的预感。立刻，北上的陛下专车如初夏雷响般轰隆轰隆穿驶而去。从百叶窗泄进的光，瞬间点灭。

车上全体人员深深鞠躬。大约数到二左右的时间，电车打了个弯，摇

① 弥次喜多，指称江户时期的剧作家十返舍一九（1765—1831）所著小说《东海道中膝栗毛》的主角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

② 五十三次，为“东海道五十三次”的简称，指江户时代从东京日本桥沿太平洋岸至京都三条大桥间的五十三个驿站。

晃起来。大家脚步踉跄，又重新站直。

坐回阳光四溢的窗边，我出声确认：

“刚刚——陛下，经过那里了哦。”

最靠近的那瞬间，究竟相隔几步之远呢？我仿佛赐召入宫般紧张不安。

3

父亲在公司似乎很受器重。提升了关东的业绩，正可谓凯旋将军吧。打算在此落脚，因此在芦屋的台地上买了房子。景观很好，可望尽远处大阪一带。

离家不远处，是“六甲牙膏”社长田所先生的住宅。搬来之后，田所先生立刻邀请我们。因为家中有位与我同年纪的千金。

虽然没什么兴趣，但父亲看透我的心思，说：

“不是要你变成她的跟班啦。如果是那样我也不让你去。他们不是那种人，放心去吧。”

事实上，田所家的八千代小姐很开心地欢迎我。虽然长得有点像男孩子的四方脸，但说话方式和那下垂的眼睛完全显露其个性，是个爱撒娇的小孩。

说了几句话后，我们到外面玩网球。听说姐姐们年纪大她很多，哥哥和弟弟又不理女孩子，所以只有朋友来的时候才能玩。

在庭院的网球场上，乒乒乓乓互打白球，很快就熟稔了。老鹰悠然划水般飞过头顶。

流了一身汗后，并坐在户外椅子上喝苏打水。衔着吸管，齿尖把吸管弄凹了。吸入嘴里的气泡，愉快地在脸颊内跳跃。

之后，她在房间给我看装扮成宝冢歌舞剧演员的照片。听说是跟朋

友一起打扮成《基督山伯爵》时所拍的照片。

好像从很小就开始去看宝冢歌舞剧了。虽是巧合,听说有位跟八千代同名的演员很活跃。刚开始因为被姐姐们取笑,觉得很讨厌,但现在已成为她的戏迷。

那位春日野八千代并没有演出《基督山伯爵》。但因为觉得这出戏很好看,所以举办生日会时被问到:“你想做什么?”便回答了:“想演戏。”田所妈妈很认真地忙东忙西,其余的妈妈们也被带动,就成了这般正式模样。

简直像从宝冢舞台刚下场似的。据说还以那装扮演了短剧。

“可是你懂台词吗?”

我问。八千代把手伸向堆在桌上的杂志。是《宝冢少女歌剧脚本集》。封底盖了“场内特价”的戳章。说是去看戏时买的。上面有宇知川朝子、秩父晴世、月野花子、万代峰子等美丽演员的照片。八千代唱着《两位恋人,你和巴黎》,演了刚看过的音乐喜剧的开头部分给我看。

八千代家附近,尽是并排着仿佛来到西洋世界般的大宅第,不知延伸至何处的庭院,以及城堡似的建筑。单从说话的感觉里窥探,就能得知那是我至今从未见过的世界。

我读私立学校。跟以往的学校不大一样,但幸好有八千代,因此很快就混熟了。

弥生原优子是八千代那群朋友之一,父亲担任飞机制造公司的重要技师。

优子实在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人。后来才听说,她小学一年级时,曾经举手发问:

“我只见过我的祖父。即使祖父认识曾祖父,顶多也只能知道五六代以前的事情。要怎么知道天皇陛下是万世同系呢?”

因为是在这所学校,又因为才一年级的女生,所以听说也没挨骂。只

不过,当晚,导师拜访了工学博士弥生原优作——据说在这一行是相当知名的人——说出这事。最感到困扰的,应该是在大家面前被如此提问的老师吧。

不只与这些人相遇,来到关西之地,还有件令人震惊的事。

那年发生了阪神大水灾,因此其他记忆全部消失也不足为奇。然而在我脑海里,却留下了比大水灾更教人印象深刻的,在报纸上读到的铁路交通事故。标题是“山阳本线双重翻覆”。

“冈山的和气,跟和气清麻吕^①有关吗?”

那是事故现场。父亲说:

“啊啊,那里是跟和气一族有关的地方哦。”

忠臣清麻吕是历史上的名人,十元纸币上的肖像。只要是日本人都认识他。但这件事若非关西的地方报纸,说不定不会如此受到重视。如果还在保土谷,我应该也不会注意到吧。

天明时,从下关发车往京都的十一节列车脱轨翻覆,撞入对向南下的十二节列车。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人,并有超过百人受伤。

在那之后,关西也陆续发生了铁路交通事故。例如西成线的火灾,是史上最惨烈的交通事故。但我对这次的双重翻覆印象较强。

因为列车追撞,而车上载了毕业旅行的小学生。报纸连日刊登了从掩埋土中挖出的孩子们的手札。

当时尚未限制毕业旅行。况且,昨天还健在的人今天早上死了,这种事并不普遍。

我知道现在的战争。但我以为那还在远方,死亡,跟小孩无关。

真是讽刺。早点演成这般局势的话,那些孩子们也不会在那电车里。

^① 和气清麻吕,奈良时代末、平安时代初的朝臣,于建设平安京有功,亦曾阻止僧侣道镜假造神谕篡夺帝位之举。

虽说是高年级,但一想到和自己一样的小学生卷入突如其来的事故中,从地面上消失了,我感到坐立难安。

而今,那件事也已是遥远当时的彼岸过往了。

——纵使知道不能不睡,但今夜不知怎的,异常清醒。闭上的眼皮里,像播放幻灯片般,十六年来的回忆轮番上阵,浮现又消失。

然后,仿若咒语,那人的话语,在耳边响起。

denn jeder Frühling

hat nur einen Mai

(因为,五月只在春天来一遭)^①

4

第一次见到那人,是我来到这里,度过夏秋,正要迎接新年时。

受八千代之邀,我拜访了田所家。如果是生日会,会有更多人来,但可能有几位因感冒缺席,结果只有两个人来。我和弥生原。

穿过走廊,走进宽敞的房间。壁龛中挂着汉诗挂轴,摆着福寿草的盆栽。房间角落有百人一首^②的盒子,想是姐姐们刚大战过一场吧。

糖煮水果和热红茶非常好吃。

平常玩的 YES/NO 游戏先放一边,过年要玩过年的游戏。话虽如

① 一九三一年发行的德国电影《大会舞》(Der Kongreß tanzt)的主题曲 *Das Gibt's Nur Einmal* 最后一句歌词。

② 平安时代和歌诗人藤原定家精选百位诗人,各取一首和歌而成的百首和歌,称为“小仓百人一首”。将每首诗歌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写在两张纸牌上,各为“读牌”与“取牌”,游戏时一人朗读“读牌”上的诗,其他人则从“取牌”中找出写着另一半诗歌的纸牌,快速且正确找出“取牌”者获胜。是日本过年期间小孩经常玩的游戏。

此,并非大富翁也不是百人一首。而是杂志《少女之友》^①新年特刊附赠的游戏。这种东西和放了几个月就会变味的食品一样,有季节性。

这一年附赠的是中原淳一的《啄木歌留多》^②。上面画了色彩丰富的少女,大眼睛黑得如牵牛花种子。这是我早在母亲的《主妇之友》杂志上见惯了的名字。“啊啊,一定是那个人。”一眼就觉得很熟悉。我记得曾经看过插画、抱枕娃娃、法国玩偶的制作方法,但不能肯定。搬家时,母亲只留下实用的附录和服装样版,把旧杂志都丢了。

不只中原淳一,也有宝冢的照片和报导。人家说:“有规矩的日本女人不会向电影演员或少女歌剧明星索求签名。”所以就不能拿了。但是八千代好像有很多被禁以前的签名。通常应该要买《幼年俱乐部》杂志的,八千代却是《少女之友》的忠实支持者。

我也受到她的影响,买了这期的《少女之友》。很多人为了杂志赠品而买新年特刊,尤其是妇女杂志,所以,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不过,一旦拥有过一次,之后也想要,不是过年也缠着双亲买过几期。

不仅是赠品的魅力,当然还有伸直背脊窥探中学女生世界的喜悦。没有阅读障碍,是因为每个月看着标示假名注音的《主妇之友》吧。裁缝就不用说了,有关食谱的报道更是从以前就很喜欢。海伦·凯勒的故事也是在《主妇之友》上读到的,“寻觅女婿的父亲座谈会”和“女律师三人座谈会”的单元也很有趣。所以对于《少女之友》杂志,虽然感到兴奋,但并不觉得很难。

我觉得把“歌留多”拿来玩很浪费,所以多半只是排着观赏。然而八千代可不同。

① 《少女之友》为实业之日本社所发行的少女杂志,创刊于一九〇八年,其中川端康成配上中原淳一插画的连载小说曾引起很大的风潮。杂志于一九五五年停刊。

② 日语中“歌留多”意即“纸牌”。啄木则指短歌诗人石川啄木(1886—1912)。“啄木歌留多”便是将石川啄木的短歌写于纸牌上的游戏纸牌。

“没关系啦，这个是拿来玩的。”

八千代说。也就是说，有喜欢的赠品时，好像会买两本，分别是收藏用和玩乐用。

“杂志怎么办呢？”

“给藤姐。”

意思是给几位用人里有小女孩的人。当然，那些孩子是无法要求买《少女之友》或《少女俱乐部》的。所以八千代相信自己在做善事。

但我认为这并无关善恶。的确，偶尔可以得到宝物是令人高兴的吧。有总比没有好。然而，那是一道精华部分已经吃掉了的菜。藤姐的小孩，每次都拿到一种“缺陷”。

能够不想这些问题的八千代，果然还是千金小姐。但是我的心情，也在纸牌洒在榻榻米地板上时，被快乐填满了。

那些穿着美丽洋装或和服的少女们微红的脸颊，散乱在地板上。其中，用平假名写着短歌的第四句，有“回忆之山”和“望见岸边”。翻过来，是像百人一首的取牌卡片一样，写着三行短歌的下句“回忆之山 回忆之川”。不过，还是会想玩有图画的那面。

读牌卡片上混着汉字，但全部都标了假名，所以并不觉得有阅读障碍。现在想起来，当时根本不懂啄木短歌的意义，就跟百人一首一样。

一开始由我念。写成三行的诗。

别离来时不经意地一眨眼

骤然

冰冷的东西流下双颊

像这样子。是配合女孩子的手吧，纸牌的面宽比一般的窄，较为细长，并且是全彩的。